

盧溝橋到漳河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編主江長

著等方小 江長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河漳到橋溝蘆從

著等方小 江長

行發店書活生地客

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從蘆溝橋到漳河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長江小方

主編者 長江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分店
廣州 長沙
西安 梧州
重慶 桂林
成都 貴陽
蘭州 昆明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版(漢)

目次

中原雜感·····	長江(一)
蘆溝橋畔·····	長江(九)
保定前方·····	長江(二六)
保定以北·····	小方(三六)
平漢前綫·····	士焯(四四)
保定以南·····	小方(五六)
平漢綫北段的變化·····	小方(七〇)
保定抗戰經過·····	無畏(七五)

漳河安陽的形勢·····

辛雅聲(八三)

漳河綫的防禦戰·····

從周(八九)

中原雜感

長江

九日午後五時日本海軍陸戰隊便衣隊襲擾我上海虹橋飛機場，當夜十一時左右，全上海已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許多人都呼吸着「緊張」的空氣，而懷疑「一二八」之是否再臨。我那時匆匆趕到北站，打算搭火車離上海，外觀上這是對於上海危機的逃避，然而那時是否能「逃」得了，許多人還認為有問題。爲了任務，館中已爲我作第二步的打算，萬一北站火車不能順利開出，則另乘汽車至蘇州，轉京滬火車以達北上目的。

大公報的大本營是在天津，若干先輩慘淡經營了三十年，他的讀者密布着

遼河黑龍江黃河三大流域乃至揚子江以北地區，揚子江以南，以至於珠江流域的智識份子，亦與大公報有密切之聯繫。「九一八」事件以後，日本軍人強迫黑龍江遼河的同胞和大公報分別；最近平津的強佔，使大公報的天津版與平津正當報紙一樣，合法經營成爲不可能。全國目前新聞事業的總中心，也是大公報的新根據地是上海，而日軍的行動，又着着威脅上海的安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爲，往往自己造成些自我麻醉的理論，不是「保僑」，就是「生命線」，近年來要想起「共同防共」的理由，和中國纏擾不清。其實我們不必說些外交上冠冕堂皇的話，中國的事請你乾脆少管，你覺得中國對於你僑民不安全（實際上海有什麼不安全存在），最好請他們回國，中國防共不防共，你更管不着，中國人自有自己合理的打算。要說中國什麼地方是你們生命線，那更是說不通，你以爲富於煤鐵棉花糧食森林等的中國領土，是你們的生命線，如果你們

是今天的中國人，被人這樣的逼迫着，試問你們作何感想，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正是我們自己的生命線所在的地方。

九日虹橋事件，日本一位海軍中尉死在我們軍用飛機場邊，日本軍人難免不借題向日本國民煽動，說中國保安隊如何無理，槍殺日本軍人。其實只要日本國民想一想，如果一位中國軍人死在日本軍事禁地的橫須賀兵工廠旁邊，或者被日本射殺在佐世保要塞附近。你們還能容許我們中國人說什麼話嗎？

滬平通車僥倖平安開出，然而這次時刻最准的藍鋼車，也誤了點，因為應付緊急時局的兵車，須得趕快開出，我們在南京下關輪渡碼頭白等了好幾小時，但是也沒有人着急，大家心中已自然養成了「軍事第一」的主張，保衛國家的當前緊急工作，要算軍事，爲了國家，我們願軍事順利的開展。

中國在過去，在民衆心理上，沒有產生過真切的深入的愛國主義。即是他

們的感覺是「國恥」，而不是「國痛」，卽是大家對於國家之不利形勢，只是精神的感觸，而不是切身利害的嘗受。九一八事件比較切實一些，但它所給予中國人的痛苦，仍比較限於局部的，不是全般，這次平津被佔，同時全國動員，中國人的環境大不相同了。第一，平津已經是中國的心臟部份，和中國各地方的關係太深了。經濟上平津固然與華北各省息息相關，痛癢立覺，而因平漢與津浦之長期貫通，南北利害，已相融於一體。北平爲全國文化中心，全國領袖知識份子，大半從北平薰陶而出，而各省青年之受教於北平者，亦不下二十萬人，今一旦陷於日軍鐵蹄之下，此事與全國大部有力家庭以極大之痛苦，差子弟陷敵軍而生死不明，非等閒之消息也。

日本焚殺天津，佔領北平之後，進而着着增兵，逼着中國不能不出於正當自衛之行動，我們也儘我們交通能力，調遣軍隊，作應有之布置，因爲軍運頻

繁，交通常態破壞，全國旅客無不感覺痛苦，在平時大家一定怨恨軍隊，而今天大家都不同約而同的想到給予我們旅行痛苦的是橫蠻的日本。

由於日本飛機的無理轟炸和掃射，南北在日機行動半徑內的都市，都不得已而撤退婦孺。女人是最安土重遷的份子，而且是最留戀家庭的人物，因為日本的壓迫要叫她們離開她們的丈夫，避到寂寞的鄉間和遙遠的內地，她們太不願意了。女人們大半不習慣旅行生活，她們拖兒帶女的長途旅行，生活習慣完全打破，而新的環境往往應付不來，她們怨恨，她們痛苦，她們雖然一般的缺乏知識，然而利害上她們已普遍的知道日本之爲如何可惡的東西了。

家庭教育的主要影響者是母親，這一代的中國婦女受了日本如此強烈的惡劣刺激，則下一代的中國人思想上會有如何的影響，當可推測而知。日本天天設法防止中國人有愛國思想，即取締所謂「排日」思想，而日本自己却加緊用

鐵的事實來教育中國民衆，告訴他們國家衰弱的痛苦，和發奮圖強的必要。

津浦路明光車站上，一位打紅綠旗的站員正高舉着綠旗，口吹警笛，命令開車，似乎因爲他站在大綠樹下面，綠旗沒有被司機注意到，他連吹警笛，都沒有發生效力，他生氣了，再拿着綠旗前進兩步，仍然沒有影響，他率性再走，他走到我站立的一輛車門邊，車箱上正有「開往北平」的白底黑字指示牌，他斜看了一眼，苦笑道：「嘿！還開往北平！天津都不行了！」我隨便和着他說：「最多幾年後總可以再開北平的！」他被「幾年」兩字怔着了，趕緊說：「也快，只要咱們隊伍一上，就快了！」我看他神色沮喪得厲害，左手雖然高舉着綠旗，右手却拿着銅笛不斷的擺動，頭部左右搖動，逐漸低垂，他口中發出淒涼的聲調說：「一家八口在天津，日本鬼子燒殺後，到今天還一點信沒有！……」

徐州車站，幾位老朋友的士兵，集起來談天。他們的正餉是除伙食外，尙有餘剩，「九一八」國難以後，國家財政困難，軍隊薪餉不免稍減，當然他們的收入不夠支出，感到痛苦，而他們又知道痛苦之來由於國難，國難之成，則全由於日本。於是他們有了期待了。他們期待着國難的解除，來解除自身的痛苦。

我認爲中國今後一定能產生真正的愛國主義。不只是感情的，而且是利害的。基於利害的愛國主義，其表現將大不相同了。

感情的行動，與實際利害的行動，其結果差異甚遠。世界各國之開拓殖民地，如哥倫布，如維加達哥馬，如麥哲倫，皆劍及履及，先鋒所至，經濟政治勢力隨之，而中國則冒險遠征之英雄如傅介子，如班定遠，如鄭和，其探險事業之本身，皆不下於西哲，而其效果，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梁啓超先生論哥

倫布等之遠征，謂「其希望之性質，咸以母國人滿，欲求新地以自殖」。而「我國之馳域外觀者，其希望之性質，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在相反方面，如果國民對於國家，只覺得是「恥」，而不是「痛」，亦不會有澈底的愛國行動。所以中國國民愛國心之是否堅定，愛國行動之是否能有效的實際的開展，則要「痛」的感覺是否普遍以爲斷。而「痛」的感覺之普遍的傳佈，則全有賴於日本。

（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鄭州，）

蘆溝橋畔

長江

一 無從說起

中國對外一次一次的小衝突，逐漸證明了中國一天一天的抬頭。人家一貫的方針，是要打擊破壞中國統一和強壯的趨向。他們的這種希望，和我們生存的本質根本相反。這一個基本的不相容，說明了中國之必然會和他們不斷的衝突。

去年我們軍隊飲泣退出我平漢北寧平綏三路聯絡要點的豐台，今年在我北

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漢路咽喉的蘆溝橋，又發生重大事件。這真是「理從那兒說起」？

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攻擊我蘆溝橋。蘆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橋之北，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石橋之東，緊接宛平縣城。那時城內僅有二十九軍一營，負看守兩橋之責。日軍七日夜間，進入鐵橋東端，我軍一面奉命守橋，一面奉命對於日軍非其開槍不得還擊。這太難實行的雙重命令，加到守護蘆溝橋的我軍，眼看着人家在城週活動，不能出擊，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當然要打了。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開槍。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潛過河西的部隊，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蘆溝橋便為他們所把守了。

橋西五六里長辛店，駐的吉星文團，他看橋一失守，怒不可當，他負着守

護北方與本部各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於今後北方對大局面所關的嚴重性，都不容這座橋之爲人所佔有。他本於國民義憤，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決定前進，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面，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剎那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於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尸橫如壘，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山石友三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入宛平接防。蘆溝橋之本身，無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護的根據。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卽等於將關係重大之蘆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我們爲了和平，已經忍受令我們無罪的軍隊含

淚撤退。誰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轟擊數十砲。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又被阻擊於五里店，頗有死傷。強求只准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而只准帶步槍，每人只許帶子彈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宛平方面終日不見保安隊來，而我軍已撤，城外之日軍，人數雖略向後移，城東軍事要地之「沙崗」，仍在日軍手中，阻擋一日，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隊入城，不准帶機關槍。

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其後方援兵源源而來。豐台的中國人眼看着以中國的鐵道，中國的頭二等客車，中國人的司機，開着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載着人家的軍隊，經過中國的領土，開到中國的蘆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

人家準備好了，當然再攻，再攻沒有攻下，又講撤兵；又說好十二日雙方